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學彙編經緯典

第四百十九卷目錄

地志部彙考一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二則

漢高祖一則

晉武帝一則

梁武帝一則

唐高祖一則

宋高祖一則

金高祖一則

元高祖一則

明高祖一則

地志部彙考二

漢三輔黃圖一則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一則

晉裴秀禹貢地圖一則

常璩華陽國志一則

虞黃會稽典錄一則

徐合南方草木狀一則

釋法顯佛國記一則

北魏楊街之洛陽御製記一則

唐盧承成都記一則

李德地志圖一則

釋道宣釋迦方域志一則



經緯典第四百十九卷

地志部彙考一

夏

夏后壽高山大川作禹貢一篇

按夏壽高山大川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川除其水深

大其川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貫賦之差生維其事以爲禹貢之篇

與其用之大有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

故作者首述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

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上之法則有九野而在

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週民

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

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低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

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周王之世命地官土訓掌地圖以詒地事訓掌道

方志以詔聽事命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按周禮地官土訓中士二人下十四人史一人徒八

人

薛平仲曰遠自早人稱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

來土訓之地圖謂讀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

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爲土訓之以廣

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備其教而不易

其俗其所關蓋其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爲名明

辨而啓通之開陳而敷言之謂也歷山川田土

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

所迹攸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

後之相維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

事有可畫訓之以志其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

查方輿禮圖釋於民上者其將統業於此乎 曹

氏曰土訓論諸官以顯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

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况當天下有方之將一官

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諫諷諭全而思古

卽舊見而訂新開澤歷歷深察者念之天下之利

害愈審點其爲訓也豈尋常詭說之謂乎 易氏

曰此二官爲王巡守說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

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

下之地圖以詒地事之利害論訓分言天下之方

志以詒觀事之微焉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

方總萬衆之舞儀衝戰備無不相道其所欲至於

五方異氣寒燠燥濕候候剛柔輕重異氣苟不爲

之精察其利害微惑則非臣子愛君之遊故土訓

於詒地事之後爲之遊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詒地求者此以勝委委譽爲干也謂讀於詒觀

事之後爲之遊方應以詒辭息以知地俗者此以

文舍居成爲主也一者既詒其思則能精察其利

害微惑然後勝夫處人得以別其品彙大掌舍得

以辨其理一官實左右之

掌道地圖以詒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竟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

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學彙編經緯典

第四百十九卷目錄

地志部彙考一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夏后氏一則



經緯典第四百十九卷

地志部彙考一

夏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夏后壽馬數土隨山刊木贊高山大川

辨而啓通之開陳而敷言之謂也山川田土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攸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輝盛衰之相代事必有故矣謂之以圖而事有可畫謂之以志其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

卷方輿禮圖釋於民上者其將統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論諸官以顯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君德其所開至不少也况當天子有方之將一官

夫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關問進風諫實全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開澤歷歷深觀者念之天下之利害愈審焉其為謂也豈尋常論說之謂乎易氏

曰此二官為王巡守說也且地圖書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乎土訓謂言天下之地圖以詒地事之利害論則分言天下之方

以詒觀事之微焉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總萬乘之尊儀衛戰備無不相道其所欲至於

五方異氣寒燠燥濕候候變革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微惡則非臣于愛君之遊故土訓

於詒地事之後焉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詒地求者此以辨善惡善為于也謂諸於詒觀

事之後為之遺方應以詒辭息以知地俗者此以文舍居成為主也一者既詒其則能精察其利害微惡然後勝夫處人得以別其品彙大嘗舍得

以辨其真一官實左右之

寧道地圖以詒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竟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

王以施其事也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王昭高曰其地異宜其民異

其數異種王將制其屬實逐其封壤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諸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詒地求

葛執中曰惡惡也惡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為地惡而辨其所產之物有瘠於所有者深陷於土 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產之原其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天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也 林氏曰上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共易致宜於商者不宜於播宜於豫者不宜于耨則上謂之詒地求可知 鄭傳曰道地圖以詒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適地應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原其生以詒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 曹氏曰凡地處地物地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教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于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東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愚案必使土訓來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鄭康成曰能詒說四方所謂官及人所作為之辭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訓謂之所訓者

掌道方志以詒詒事

鄭傳曰方志如未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

方志則王有游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華如殷之二陵相之帝丘之墟王可問而知 劉氏中曰四方地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 鄭誦其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其志誦以詒之

掌道方志以詒詒事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應其方言語動作所尋者以詒人君辟忌而勿言之勿為之惡惡人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詒之者如是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應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詔其起居飲食無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也 陸氏曰李巡曰交信也說符也辯舒也刑強也豫舒也進孽也巖近也蓋謂西河之間情性相近也其論方俗之情性大略如此蓋民生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爾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業之人信岐嶠之人武蕤人尚氣力先獵射焉人少思慮者薄此皆風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御衛之巫會流淫醜之偽詐不情吳越之好劍輕死幽黃正信而尚禮舜魯重廉恥而尚義秦宋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然也地高者宜桑柘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漁氣多女東而多絲織西北多織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山者不以魚鹽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開之地養種不以羊亦視之地養不以牛豨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業其業無偏弊

之愚此大司徒上均載東方土訓誦誦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曹氏曰凡方志應詳地俗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教陳之則醇厚之風可開而奇表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東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詒地志王當聞之矣 孫守奭王車備王或實所聞注且見而知之矣 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 劉氏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各自出封疆之所由與朝貢之斷續政教之遵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禮好若土均土訓誦謂之所職者為志以載之以傳王

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厚此書其此之類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以知風俗之所在 萬氏曰為四方之事當放故實也 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降復各有國史書國中事以達於天子天子又冊巡以奉之

有二伯以誦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顧周室論史記魯獨具於魯而大

於春秋五子曰晉之蒐也備禮也之春秋今故晉史自魯始持始有之蒐自武王以上有世天而

無年月日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室而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

周室而列國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小國實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鼎

亦可以識天下矣

高祖元年兵至咸陽蕭何收關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按史記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武帝泰始元年司空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美之藏於秘府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裴秀傳武帝受命以秀為司空秀備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碑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載皆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故或遺舉引漸以圖牒於是魏晉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美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向矣自古立象垂制而極其用二代當其官圖史職職歷漢唐咸應示相

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居地諸雜圖各不成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各山大川雖有羅形於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竟外溢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當與混一六合以漢子由始於蕭何於其損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劉士既充六

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各徑注直校驗圖記同

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川用遠京關渡等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縣邑鎮界隸版及古國暨會稽名水陸徑路諸地圖十八篇

武帝天監 年表十地圖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昭明太子文集勸勤書地圖晉魏氏與地形茲未嚴替世方丈此非妙匹之長樂惟書古賢傳之未央止國器陶未有詞該八載出戰六合域中天下外指筆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昔問千秋自擬短短之地幾造壯武方言博物之書

元帝永寧 年著荆南志江州記各一卷

按梁書元帝本紀帝所著荆南志江州記各一卷

隋 場帝大業元年裴矩撰西域圖記以進

按隋書裴矩傳裴矩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親臨矩帝勸遊時乃訪諸國胡國俗山川物產撰撰西域圖記二篇卷四十四圖凡製三道北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北流河至拂那中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東流河至拂那東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南流河至拂那俱說焉裴矩亦要風俗傳譯密吐火羅把桓提漣

入朝來之 按舊唐書裴矩傳裴矩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親臨矩帝勸遊時乃訪諸國胡國俗山川物產撰撰西域圖記二篇卷四十四圖凡製三道北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北流河至拂那中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東流河至拂那東道起自吾徑蒲類窠勒可汗往南流河至拂那俱說焉裴矩亦要風俗傳譯密吐火羅把桓提漣

國至北塞羅門皆近四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置奉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盡言胡多強悍名貴倍土著易升吞帝由是委矩經略

大業五年崔暹撰輿地勝覽十卷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太宗貞觀十年撰王泰撰括地志表十之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高宗永徽元年命敬播等撰西域圖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戎之錄四箱上之詔賜馬珍器又爾海內華夷廣
 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漢古今郡國縣道
 四夷通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
 題以量今州縣以未刊審議如多所釐正帝嘉之賜
 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員貢元十道
 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粵雲為按察開元為採
 訪置置升降備焉
 按漢景帝元十一年賈耽進圖廣三丈率以一寸
 折百里

自宗大中 年命李漢振州郡風俗志書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韓賁之傳于澳為學士
 時帝嘗以厭每運方鎮何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物
 為朕指一書漢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抽大題為成
 分路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戒州事人人驚服
 求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李宗誥等上諸道圖
 經
 按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丁巳翰林
 學士李宗誥等上諸道圖經 按李宗誥傳景德一
 年召為翰林學士大中祥符初改工部郎中書預修
 諸路圖經 按劉筠傳帝垂意圖經始集諸儒考論
 文畫為一代之真鈔預修圖經

神宗熙寧八年詔勅定九城圖更賜名九城志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韓汝事熙寧八年六月
 月尚書右官外郎劉昌言曰自今九城圖漢六十年
 前尚書有最置名號有改易且言今九城圖漢六十年
 陳有出於假借不經者詔三館編圖制定其後又專

命大嘗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
 閣校勘曾肇制定政圖不置局查若免朔定從之
 以爲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城志
 金

章帝泰和六年十一月己巳吳曠上蜀地圖志
 按今史章帝本紀泰和六年十二月己丑吳曠
 蜀士古已曠遺其果州圖志使郭登提舉仙人圖使
 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是吳曠陳來上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勅書監修地理志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一年七月甲戌勅祕書
 監修地理志
 至元二十五年總部請修諸路風土圖志從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壬寅禮部言
 會同諸藩使使者將至宜令有司做古職貢圖繪而
 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總而錄之實一代
 之盛事從之

太祖洪武三年命編天下地理爲大明志
 按宋史初設洪武三年命儒臣魏徵等六人編類
 天下地理地志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十八年勅修寰宇通志
 按明史劉三吾傳洪武十八年以翰林呂真召至勅
 修寰宇通志通志著其善者成諸書其厚

洪武二十六年令天下定更新繪圖籍
 按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更新繪圖籍
 各圖圖本并軍人板額類令司成造送部

太宗永樂十一年陳誠爲西域記以獻

按明外史傅安傳陳誠字實洪武中舉進士授授
 翰林院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樂十一年除刑入貢
 詔誠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遊其使臣還遂
 願賜西域圖志等乃通歷谷烈魯撒馬兒汗他都准
 八答黑商送里迷沙鹿海牙達失十花兒藍藍滿
 石慶度別八失里火州柳城土魯番登輝冷密凡十
 七國繪以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
 長欣欣然欲自達於是各遣使者願誠等人朝貢誠
 悅愛其山川城郭誌其風土物產爲西域記以獻帝
 悅愛其產置撥該部中徐運秩有差

永樂十六年修天下郡邑志
 按明外史楊榮傳永樂十六年修天下郡邑志復爲
 總之 按會典傳進待讀學士修天下郡邑志復爲
 副總裁

景皇帝景泰二年寰宇通志成
 按明外史陳循傳循錄宣德二年進士歷侍讀景泰
 二年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進戶部右侍
 卿加太子少師寰宇通志成進戶部尚書 按劉吉
 傳正統十三年進士授編修景泰二年寰宇通志成
 進修撰

英宗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表上之
 按李賢進大明一統志成天順五年四月十六日賢
 政大夫史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賢中書大夫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彭時翰林院學士臣
 政大夫臣呂原伏獻皇帝陛下命臣等充總纂官修
 大明一統志今編輯已成凡九十卷謹用繕寫裝潢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ertong

進呈

地部備考

漢三輔黃圖六卷
按原引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太廟宮室過稱泰極人居西舍以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金道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日使鬼萬之則勞辨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漢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修宮室南臨渭北踰渭至於離宮二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悉備高深谷為駘侈雖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亦文景非薄之弊特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起者斤斧之聲春鑄之勞後月不息蓋窮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有春秋築一壘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殿時時民力也今京兆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橫觀池苑在關輔者若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禹禹建都者其類以作三輔黃圖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一卷
按朔自序臣李仙者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祥招延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怪之道摛虛誕之迹臣故稍隱遯而赴玉庭願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徭徠威儀也嘗隨節主輿行北至魯陵扶桑之圃擊海濱復之丘洞隨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還五嶽行際瀛而息名山臣自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盛之子飛翼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辰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極大堤東至通鳴之霞西溯英次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博不足以酬廣訪矣

十洲風洲在東海濠州在東海聚州在西海生晉裴秀禹貢地輿十八篇
按秀曰禹貢之說由來尚未自古立業並割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輿駁豎漢唐咸屬水相蕭何遺教李之國師今祕書院既無古之地輿又無蕭何所得推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說分率又不考正事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羅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故外廷迂之口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裴與混六合以流于中始於唐蜀梁人其取大皇帝乃命有司探訪史窮地輿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輿遠近山川險易行路逐直校圖記因成而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陳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道疆界城版及古國盟會舊名

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

按珠自序巴蜀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緣或見史記久遠難復多疎略及周之末後伯德成麻吳牧野之師希同盟受之會而秦其富用德法漢興關路之奄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為秦司馬相如莊君平揚子雲傅成子銘郭伯邑尹彭城謫常侍任幹事等各集傳記以本史略則其名其姓其錄而陳君承祚別為省簡故漢及魏魏乎可觀觀三州土地不悉載地里志頭言山水歷代傳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詳物知方輿未詳備於許漢曹方障百司星列提封輿勝咸集司寇故人君事十餘萬言釋隸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魏遷運運西夏沼埋李氏雜蜀兵連歲結三州俱廢生民曠靈府庭化為孤煙之窟城郭餘為龍龍之宅遊鹿田田墟虎豹原平鮮麥粟之苗千里茂馮刺之響五城無邑豈有號乎三州並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惡棄城隍靡圖乃老諸葛紀先帝所傳井南裔志略以漢書取其近邑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成觀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者備士女英賢又舉自開關終乎永和二年凡十篇就日功勝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遠道義章法放遺古輸執素簡訪博復流能懷方敏屬於顧嶺之下求會光於履歷之中制載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紀首三皇秦車出谷口秦竟曰今之糾合

理學編類經籍典第四百十九卷地部

也及武王伐紂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
 風公城南祭也谷遠之遙久矣而說者以為周王因
 石牛始通不然而此亦既以明而世俗間復有為
 蜀傳者言蜀王賢整之開周延三千歲又云荆人驚
 驚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畏弘之直成碧珠社
 子之魄化為子陽又蜀葛惟若左稚未則蜀分野言蜀
 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變代則蜀分野言蜀
 在帝讓政之方帝不讓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
 綱西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實嚴自王社
 子自帝皆在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
 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
 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
 出不一處地之相距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故此
 蜀蜀云云是樹或曰蜀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
 帝萬國時堆虞廣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履封
 壘天下井田之制岸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屬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
 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仙自世上世見稱在昔及
 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為郡縣變演戎彝亦有冠冕故
 蜀此曰大入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為荒服
 而無者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以文翁始若然
 翁以前齊魯當書文學故漢末時漢中虎元翁始有
 程用州牧劉焉或謂之末與蜀土藝谷稱著餘藝焉
 時以為藝穀後人有以為恐忘此之類必起於元董
 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也結其里數或以為西
 土之始而常易其號不亂先意遺治後惡若吳楚秦故
 通必必幸奸雄圖霸皇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

蜀書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規祀饗繁稱名號
 終於絕宗豈配何者天命不可以許誦而逆神毋不
 終於絕宗而取也以四擊三塗兩城太皇九州之
 險而不一姓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與國夫待險
 憑危不階晉能得國而垂所未有也故公孫劉
 氏以敗於前而諸李雖之覆土於後天人之際存亡
 之術可以為天鑒也干運化曆成家良國可以為京
 觀也今齊之國志賈之一按同見不臣所以防狂殺
 社稷萌以崇春秋敗盟之道也而顯能者治亂亦
 以為榮勳也其序曰先主孫略萬國剖分厥旬巴梁
 式襄懸民九伐連馳賦政以均佐周覽對相漢亡秦
 實繫其民世載其俊述巴志第一維天有漢鑿亦有
 光實可垂望矣我華國乘劉是應洪祥牧長遠漢中
 志第二升洛啓耀文曰聚符泛泛流績畫為九州功
 冒昔天幸土以休光靈運照慶昨與漢邦東漢德世
 德環球連蜀志第三盡圖商域在彼委就漢武德振
 策節是漢開州列郡由命來王季運能通項才良
 錢德未夫以明祀攝述兩中志第四亦德中微巨獨
 千翼白奔乘靈致民李吳愛志靈獻皇極不建牧后
 失圖英雄迷進覆車齊勳聖此艱難述公孫述劉二
 牧志第五政去子室傳流一葉瓜分天壤宰劉民物
 命徒信順在此智計大道既隱誰說建設能以愛特
 力爭當世正應明名號絕特身兼兼藉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乾坤運始始君立王天人代萬
 邦是望明不日地不皇躬非其器高必九隆
 踐後主壽德非敢自承政世業以夷述劉後主第
 七降升三九品物始爭帝統失我任非其良趙伯麟

階亂是用長羅州播漢失旌吳孔皮張不遂及臨牧
 行哀哀元蒙願勝望遠大同志第八葉精南天
 惟德稱符靈特流肆其遠焉蓋我益業牧
 守順推賢首辛書三州破嘆忽然以荒落結王網民
 亦流亡運李特連劫壽勢志第九華根精江漢士
 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為世高為時良略畢吐
 論第十皇皇大管下土是覆化流救治英彥茂我
 我後又覺釋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奧釋德來首神
 然有裕連復賢第十一博考行故總賦齊開班序州
 部區別山川蕃寧成敗庶昭仁賢和緒述安詳止澤
 言顯善惡意而杜夫為述第十二志第十三漢曰驅社
 驗驍馬馬龍飛騰然斯辰會皇京波騰後西守農從
 東應鄭伯勞之句不接反蒼茲珍焉甘心照規中為
 令第一行可師頂傳復復賞賈石輝獄中雙正平掛
 官尼導以禮樂教化齊木兩剛毅有威有懷備儲
 宮縣崇覽諸請金季不附降廟孔官據括追檢覽
 廟復遺賢與能人遺乎哉
 虞預會稽與能人遺乎哉
 按原賈會稽吳晉虞預善與餘城人事凡人物志
 其否今志中無有然王司寇蔡延厄曰稱備方此以
 華陽國志記其事為第一而謂唐屋台會稽與能亦其
 流亞則似似其善者
 檢合南方草木狀一卷
 按自漢末元起拓封者有四高最為奇周泰以弱無
 極高自序武帝開拓封疆後求珍異取其尤者充貢
 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言致有椰子芋云爾

釋法顯佛國記一卷

按法顯自跋是咸甲吉普義熙十二年歲在青星夏安房未迎法顯道人既至而具冬春因略集之緊重開遊歷其人恭頌言輒依實由是先知所略令詳觀顯復其叙始末自云顯等所撰不覺心動泣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有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有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如顯之人以為古今罕有口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如顯之人比然後知譯之所述無窮亦而不通志之所樂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豈不由忘夫所重車夫所忘者歟

樂元帝賜寶圖 卷

按元帝自序編閱歐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移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尤旅計西域悉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即討日逐觀岸甲則建朱塞關葡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思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衾而相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珍雲深谷絕景無冬冬與白雲而其色青無早晚風素而俱自論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風雨不乖其心悅然而血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輕而弗有說文汗血之驢而不乘丘丘乃羣猶有蘭人之法晉帝君臨實開樂賢之業甘泉宮闕氏之形樓宮玩車于之圖臣以不依推轂上游新歌成章達人進築紫閣開角浩派期門聽其容貌詭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職貢圖

云爾

北魏楊術之洛陽知監正五卷
按術之自序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西而義兼天外至十一原一滂之原三明六通之首區區僅計軍士辭元自頂日成常滿月流光滿門飾垂眉之際復重巒崇臺之形邇來幸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建日興受圖光宅滿洛舊信滿法敷道盛士依富臣婁家馬如脫履庶士聚家拾寶財若遺物於是招提僧比寶塔驛驛爭寫天上之姿魏山中之影舍利東董臺北高宮殿其阿房奇壯豈不亦神補土故宋末帝已甚憐宋熙多難皇興遷都諸寺危殆亦與時流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敗宮室傾廢寺觀灰燼崩塔瓦礫堆積萬瓦巷墜荆榛野獸數十荒階山鳥羣干庭掃遊兒牧牧斷斷於九律飛天掛棟鬱鬱於雙閣參差之感非獨感嗟季雅之言信哉明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寧新鐘磬空聞悲後世無傳故撰斯記庶寺數最多不可殫為之計錄止大御監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諸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刻門名以連互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其其闕焉

唐書本紀第五卷

唐書本紀第五卷
唐書自序蜀國自秦始通秦蜀王五美女蜀亦連五丁連之詞釋漢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擊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蜀王遂還乘侯司馬錦位石牛道成蜀因封公于焉蜀侯以陳江為相置巴蜀都遷秦人禹家賈之

民治能善言以蜀令張若為太守前蜀蜀王開明尚

納美女為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於城西北道五丁担其本山之土以為塚今有一石尚在古老公孫子秦夜蜀誅莊封子傳為蜀侯後母孫傳有罪賜劍自殺蜀人以為冤因為立祠又對子孺為蜀侯後復疑擊及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魏以李冰為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守村木又溉水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種落一水以便灌溉作石岸五以壓瀑蛟合曰犀牛後更為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小非常人也異江神約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大擊嚴霜凍沫水導江之能大駭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鬪死遂無水害遂今家制蜀人稱郭某為魚腹種落為沒沃路義王時又白虎為惡患嚴君之鬼也歷四郡傷二百人業乃暴能殺之者萬家全用福是巴釋附屬軍中業何謝作曰竹符於高樓懸而射之死王懷其神人乃刻石頭而不短十妻不殺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神輸黃龍一雙秦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彝其族又有讓賣寶尤武男屠淪水水以居為漢高祖降陣舞巴與蜀代為仇讎蜀書封弟段明於漢中號其邑曰段前至漢高祖六年始分置漢中蜀南后城蜀田千七百墳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復又之士張良等十八人與諸博士受七經道以教授於是絕路之通學此齊魯孝景帝嘉歎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

始也文翁明天文史異後以博士徵至待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都尉俾立一都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許州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帝地師二年穿臨邛蒲葦井二十五置鐵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官樂立教英傑命代之工其出如林望書東晉文益州地之富地之雄善之洙泗秀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十都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都富漢漢武帝分南郡為犍為遂有二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帥正以蜀郡為導江公孫述為帥正治郡取述假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皇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偽制建安十九年璋遣漢立將軍劉備全逐滅璋稱帝遷漢就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懿平蜀後為益州首受魏禪以成都郡魏末以成都郡為國封子璋為其工後賈人李雄僞稱王晉穆帝永和初和溫滅之復為蜀郡進魏及安帝命朱融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一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所數請高皇后三年復為總管大業九年廢總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至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二年置行臺改為益州以太尉奏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大齊齊府天南折益州置彭蜀二州開元二年為宋州都督後劍南節度管田兼魏州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潛為使去兵馬使齊代兼魏州山南四道採訪使其後或置或否

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置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唐二年又分為南川至今不改大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載置西魏車駕苑五月之後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北東西三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各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若曰揚益以為為首蓋勢勢也人物繁盛感晉上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當統統者之多伎巧自工之富其人勇且識其地險而洛前拔非上將賢將魏對重蜀實為人所稱服者則不得居此况挾帶巒岷地茂限羌非文武寬狹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窮而中難以足事庭廣博尤難其在號有二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拜各列一詔呼六詔聞元大帥度使王恩受節上未合六為一乃封大管帥越國公東歸者為雲南王節度稱節帥至楊國忠逐蜀蜀太守兼採訪使遂據蜀者關者其人乃有道南不利之變真元中召令公坐為節帥招復雲南皆番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為三使兼令公本以奇勳棄策俄思立邊効又在鎮且歲久而詔書其用拓地其遠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願誅死家眷沒元兆公為節帥結異軍政練不以封城為念戊辛酉代連軍積忿至太和三年十二月某歲遂以兵討闢至城下杜公塢門不敢與其託言使使掃路而闢不從思乃六年四月兵殲餘其任孫史到政補完尚不足稱績由節軍節度可徒同平章事領節蜀為吳悅州州

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十五萬外屬後南蠻人性勁勇易化以通雜譯以督公至以儉約而謹服不伐德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歎且壽且女孫公之德元先是西蜀劉璋其備朝野之士多奇賢為錄士茲錄者不修其煩遂當削而漸焚之長吏至即戮顯者集為一輪以獻由是百書一大中八年戶部參軍劉弘宗其好學且日觀司徒相國之畢讀類梓以傳示於後然不文自任勞致殊無言機略相國乃屬於小子令刊之日日以不淹除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求受命業傳又不欲以簡經為日乃搜訪編造日為成都記五卷淫奧與之附益領弘宗之職誰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敕李涪地志序 卷

按李自序曰廣陵李誠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志其妻門歷世沒廣文詞藻諳學脫老由是以篤見之明法先聲之稱類諸子之傳記是仲尼之轍方會源流考同異辨疑從禮處起然物成一家之說猶惟其未足以為昭啓後生乃製系馬方錄書而畫陳方面以區別疑形冠之謂解命之曰地任士之毛有生自之額大約變化不出其類然後列以城郭算於陰陽內自五厄九伯外治長要置萬壽之所窮深洋之所通五厄相宜萬壽時毫髮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之界而上通乎軒輊乾坤勢不可同而謀其略也每歲至焉為薄薄期普皆天之下畫在屋壁戶納四海靈龜八極山人山川龍

奔走殊方絕域率意而到高視聳聳吾生橫古今觀帝王之運理見宇宙之寥廓出入幽會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載述於區外又不可並舉而論勞逸也且夫剛日之終終終言之首首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副之俾得以炳之使晴晴之徒未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謂學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之微帶載極端理遍歐流一家之文軌世大國之襟帶載人物之虛美德山川之宴會去皇德之有恩舜禹恤民之難觀窮荒大漠則思秦漢勞師之弊賈齊諸晉漢則想桓文動王之霸觀洞庭湖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勸懲之選也然則本之足以廣學流中之足以資勸懲善之可以示後世曾徒以近親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處行舉地無關天無路此智士權林所以為之嘆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釋道官稱述方城志一卷

按元吳萊後序終南山僧道宣著著釋道方城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食貨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華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頗頗究其為志蓋漢之祠世島孫大月氏本在敦煌新羅則則奴留留攻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居地而塞王南居涼州安塞種分故自疏勒以西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和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種嘗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土地島孫昆莫又擊破

之而大月氏得徙大夏故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捐毒屬說小依慈愍而居民自俗水服又身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身毒得帶竹杖藪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身毒度去蜀不遠上乃今自蜀發胡葱四道並出指求身毒度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竺即今浮屠地也按其身毒塞種之指塞也指身毒治存西北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塞種里數至於百千款以香漢塞為道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亦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百九十里而近漢擊何奴收休屠王止孫天舍人舍人蓋今佛氏遺燼休屠王漢城說郡地附近故塞國也前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王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儀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壹王漢乃首志興戒之戒禮曰佛道神化真自身毒一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惡備聞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併仍自舊國之號蓋備以西乃為塞種慈愍以東多是雜處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百方制萬里或為塞王所居則舊隋唐之開閉曰清或曰矩既且在西天竺之到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竺之鄰境也今方城志殊不詳殆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地境之號言指塞也至謂其道則已獲佛地之所覆戰與夫賈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嗟哉說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又為制度慈已定者行施行淫功異技之人卒不自吝於執法之吏上右目蓋民不見聖

善則立枯抱石以爲行犯首裸身以爲悔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佛故害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之遠實君子及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載書紀其異矣仲尼放陵夷民惟異物之是澤米何承天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舉與天竺古異周白蘇氏漢書胡毘臣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義莊之樂陳於立節要門九軌之解屬於大衍格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無慮乎書華劣行而與韋編鐵鎖之譚混為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融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莖者浮生者而版出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因報之相奪哉夫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感也傷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無識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將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一不能及者吁嗟矣故自漢自後因四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通里遼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聖聖實則又皆前而志之若夫道官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異焉

久論之難詳也昔晉傅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爲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爲教習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成小人書聖賢所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成小人書聖賢所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成小人書聖賢所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

按范伯孫序成都蜀之都會賦士沃賦賦民阜繁百姓活麗見謂天府綠蓮之賦敷路取贈勢嚴尊傳阜越他郡朝廷旌五聖之厚蓋萬餘之泰明燭外遠愛均被幅員選建帥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然後以尹茲土其後叙西南之意築古逸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爲事於天下雖窮隅古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獻而未久者則在志歸錯近事缺紀疏不足以及彰其重熙重華壬子八月詔以參知政事趙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再按此府蜀之野黎鳳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動上心是時天子方備於終之故不憚委公以遺公倍道而聞天之初擬所當恤區區民此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與之書曰蜀事可觀情其墜落浪浪不懼公慨然留意每致事聞臨廷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採摭聞問若耳目所及悉諸老長考覆是非自開關權與分野

占象州部號名因避之別其值其浚國派派之詳都城邑郭神祠佛廟府寺宮室亭宮宮觀觀圖博德洛建廟之日門閭巷市道里寺碑銘方面形勢至於神像隱逸技藝術學書田泰漢以宋凡萬守令卓卓有風韻者若干人有唐迄今卽事居居多聞頑始若之聖又若干人其行事舉於知事不可勝述至若我代之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夫歷代千古不之澤我文化也區選選起科選德選相隨於制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遠處亦補實足以爲一方盛視自昔借照乘民凶苗事幾不同久近亦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維平之速與夫歷世續續叛服不常中國所以歸附歸附於得失之故又足以爲不虞不若之明監嗚呼既既有政以早其惠又爲善以速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報相從爲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李唐洛陽名聞一卷
按唐自寇寇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滬之阻當秦龍之襟喉伯魁魁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受其兵故書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樞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雖貴戚聞朝列第於東都者有十餘邸及其親親繼繼以五季之臨其池鼎竹樹兵車爭說踐躡而爲丘墟高臺大樹煙火夾燻化而爲瓦礫矣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乃故書曰洛陽之盛衰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係於洛陽之廢興而知洛陽之盛衰係於

國圖之廢興而得則名國記之作且從然故嗚呼公卿大夫方蓬於朝故守以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惡故返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按張坡序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始見於坊巷者蓋芳烈然足以想像其實其大世位無窮典大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人情於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王人日影得陰陽之配常少灑灑山水之秀名公大夫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樓閣園觀之土配逸物而相繼續手研技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虞時錦遊詩詩之播揚圖書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以其人經營生理之言爲不肖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屬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庶事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復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文叔方洛陽盛時足透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選見高賢知今日之廢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遊於朝故守一己之私惡忘天下之治惡嗚呼可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子中建中治國用刑刑則爲軍人女適道相其子亦能詩上趨相拉其父云何又人聞父子情懷者哀之今記稱諸公九十而後屢東西按太師內午生正紹聖乙亥歲適年九十有二
丞誼宜仁聖詔廢除昭昭載聖憲隆己立善弄權

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嘉聖當廟之人如陳旌者置左而右旌石而左旁觀者為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惡而忘天下之治惡若相終始故曰其言不切且也德業聲威遠過盡一將至於淵微號號羅伊洛羅宮室地開洪湯者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兼任中興之舉千文字休傳誌長安府與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陳宮已黍離反復蘇來皆在說今人遙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龜圖張德和序

按明毛晉跋晉人記崑山川園林之勝稱洛陽為天下第一顧即不之少文之興而銅狄已不可開矣及讀御監名園二記雖文字筆墨殊殊而感慨係之中州風景尚依稀在自也因念刻以公之同好晉王右軍散想成都作周益州帖展屏編者亦可當臥遊矣湖南毛晉識

華鎮會稽覽古詩一卷

按舊魏會稽覽古詩華鎮撰會稽人宋進士事見人物志其詩百餘篇凡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於五季爰及宋有可傳者皆序而詠賦之歷按史而旁考傳記以得官瑣語之所載咸見採摭得極稱其詞格麗麗與齊倫足以垂觀來者今其書亦罕傳舊都志往往引其語云

應會稽志二十卷

按舊會稽志二十卷應會稽作宿吳人嘗為餘姚令後又為都通判陸游為之序曰中興初晉越州為

府寇以紀元寶賊寇近邊也山川闊濶宜其廣載備書雖未暇及者編數十重龍圖閣開說公作實來為守始慨然任之而通判府事旋君宿於其瑞安撫可幹詢公事李君兼陳君若茂府為之稱郡士馮景中隸子處于度朱劉末嘉仰持正等相親覽覽詩論焉蓋上祖禹實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全傳石室之藏旁及徵羅本草道經之香碑官府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怪惚之說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宋建章斷簡雖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強勞累月乃成沈公去為轉運副使循經嘗此書不已華文圖行制趙公不遠資交關學士袁公沈友樞其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魏君也書用長安河南成都相畫之此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當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有魏君然觀籍未參訂之語則亦似與猶色來其文辨轉可喜筆力暢健有蘇氏父子風非此老宜不能若此魏君及故會事俱見人物志云

按成大自序前記語清風公作於乾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為之知封及分對說宋州劍南四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暨置因革之不同考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忠愍公編為之記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一說今皆存續記之成是日浸久來者難考乃當耳目所及者魏君之名曰內記其一說已載前書不出云

范成大成都府志十卷

按成大自序前記語清風公作於乾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為之知封及分對說宋州劍南四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暨置因革之不同考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忠愍公編為之記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一說今皆存續記之成是日浸久來者難考乃當耳目所及者魏君之名曰內記其一說已載前書不出云

胡元寶成都古今記十五卷

按元寶自序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甲寅前佛脚閣遺卷之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中復為續記二十卷附重刊編悉巨編附不載也又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迄至能復為內記十卷距時乎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編記之多然一書之所及者則如評笑子以是年秋代值帥蜀四路兵民之資實在于蜀久困於蜀輸糧之艱雖說說之深惟沈沈整蕃郡縣縣縣時方足變之所起以迄無端續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為丁記二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沈整蕃郡縣縣縣時方足變之所起以迄無事即官指書未末具存始後論定別為一編合成都四內記而觀之任事得過平矣

范成大桂海虞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海虞志巨於東莫有用於焉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頭稱甘瀾陳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奮歌稍異者併為一篇

范成大桂海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桂海志巨於東莫有用於焉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頭稱甘瀾陳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奮歌稍異者併為一篇

范成大桂海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桂海志巨於東莫有用於焉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頭稱甘瀾陳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奮歌稍異者併為一篇

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因嘗云土地之書

未嘗一得其中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者而大

賢君子方欲進而士當為意其學也必也窮深力究

洞實本標非若近世庸末林藪為日耳之習姑以

人考俗而已則是目前蓋述術文章之盛所以不當

而傳後世者非以自其士之尤為文者學不由於

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人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為不

徒學也曹何從沛公入關先救秦而圍其故國以知

天下險要戶口多少之虛博機後備天子訪問為國家

辯疑惑蓋曰小補其事小見山海經者不胡劉伶讀

原文李使契丹能悉古北口松亭樓河道甲之迂直

相與巖嶺平吐實以告土君子讀博至此是則地理

之審至其始為有用之學至可敬矣之對唐高宗

第能明帝丘得名所以延壽取其長以於謝子此

則為十者之所矣而不道者也然則全之所宜于儀

父者固以約向及劉伶讀之事實何以資他人為詩

而已乎前言台敏耳寶處丁亥季秋二日

王應麟詩地理疏六卷

按應麟自序詩可以誦漢谷大川則民生其開者

異俗隨風車運運運異音之近與政通矣延陵

季子以觀之太史公讀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

齊曰洋洋乎則大國之風也于魯曰浩浩之聞新風

如也蓋漢漢天子一覽之意蓋玉堅去地理氣候風

十三國而不及二南則知時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

心生也風土之首曰風朝廷之音曰雅樂廟之音曰

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於聲

凡於辭莫不繫水之風而歸三光五岳之氣因詩

以系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厚薄見政化之盛衰誠

警善之而得性情之正匪徒習賦賦云爾世變日降

今非古人之情猶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

說當君子九流之一毛公取而敷于魯有燕其推說

之也其用摭摭箋義徵事取諸禹禹良陳古今存其

文地志水經細細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釋氏

諸士首為詩地理疏漢詩者觀乎此亦升高白下之

助云王應麟自序文自序

王應麟通志地理通將十四卷

按應麟自序太史公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

固氣地固於天者也而謂地理者輕於言入例為其

經也日月星辰之應於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履

而無窮是故國以經之書以釋之仰觀俯察其用

一也庶幾九其先儒以為九日其歸氣為傳於今者

再真驗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則著王會圖釋之釋地

管氏之地與呂覽之有如鴻烈之地形亦好古愛奇

者所不能然諸儒之傳注歷歷代之區高珠萬之九

河地志傳得其三商之八遂孔疏未顯其四漢水東

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干制澤梁岐之於冀

雍雍在荆者未見來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

三臺則書之說異焉遷之為常理之為泥以者焉弄

中牟在湖南而河北之地惟許汝許魯德也非許

郡魯邑而非魯邑較小之有別又城城父之不同

此春秋之疑也一地而一名者若曰城秦丘酒果異

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一名者若曰羽來谷宛葉發

之類方城細柳丹水有三望山歷山東陽城之

有四關洛陽與東都之洛陽專勝曰陽曰典曰石

之應耳味首陶空廟新街石門城別稱白沙陝石

之屬其地非一舉萬之魏為河中之水東而以元城

為大言矣蓋岳西征不却放師之曲沃在河東

韓早論唐險阻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魏文公南陽

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鄆州史記鄆在漢中之

長利而誤曰海陽杜其武二三言放在彭州之導江

而誤改曰三城獨稱關非常州也孔明渡漢非瀘

州也公孫瓚治非涪州也公理亦釋非黃也元規南

樓非鄂也鄧都曰雪淡於鄂都曰陳陳於海州

以望山為會稽以望桑為未家以入別為安豐以東

陵為陵江以空為廣武以仰亭為南郡樂說陳驛

不可誤紀漢河一也而政之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

江統謂鄆於沛沛皇南謂漢高江於漢陽顯拜古漢

即都於中州高水於荊州南陵於荊州注文東不如

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稱兒強志者指武文之實誤

遼汝知漢紀於宋燭石於海且胡琴而輸石為地階

城立而漢都為蜀南北備置如青有太原原序廣陵

六合之為桑邱項城之為林檎主門之為曹曹等勝

在斯而舊乘當塗在涿而舊陸郡名非古如原

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

或似是非非不可謂博識為玩物而不考也余聞

居觀通鑑蓋將纂其名車編提要首以州城大以都邑推末山川參以樂毅王模之陳論益羅階左氏圖際史記歐陽通典所載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審大易賈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平之義也河澗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滅述其事終焉若皆對白輝羊腸帝丘內黃閭松亭御河者以該治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閱容屬纂亦以晉書古之一概云上章靴張漢會稽續志八卷

張漢會稽續志八卷宋梁國張撰記嘉泰辛酉以後按舊續志八卷宋梁國張撰記嘉泰辛酉以後以復事而以補前志之遺前志無進才題名此尤其不可遺者也與前志板俱存府齋久而根爛殘闕云

明英宗勅修大明一統志九十卷

按英宗御製序厥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度以加矣顧惟履歷代古今今已載之跡精粗巨細皆所當知雖歷代地志其存可考爲其闕簡或說略詳或冗複甚至得失彼好或遺諸往往不能無遺也地理太中文皇帝慨然有志於是遂遣使徧求天下郡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書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後世惜乎書未就命而繼嗣上寶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遂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纂俾繁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而用底全書庶可成文祖之志用貽我朝一統之盛而迄求約取極彙書三閱寒暑乃克成編名曰大明一統志蓋其實也取於萬民之賦試覽聞

之則海宇之廣古之勝了然盡在胸中矣概視之視府復命工鏡梓以傳焉呼足書之傳也不獨使我子孫世世相承者如祖宗開創之功廣大如是思所以傳守之惟謹而凡天下之亦因得以求考古今故實增其詳且廣其知或有所成發焉起出爲世用以輔成羅熙泰和之治相與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於無窮雖萬天地同其久長可也于是序天順五年五月十六日

費信者星飛歷覽 卷

按原政石書贊信撰信子公幹太倉衛人也未幾宣德間從中書那和楊敏使古城琉球暹羅蘇祿地方與颯喇枝麻淡古里錫蘭山榜葛刺等二十餘國紀其風土人物序分詠名星旌勝覽云

于輝登吳社編一卷

按輝登自序里社之設所以新年敬祇災祲治黨聞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詭說怪經人進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覡致祈而進淫祠黜黜而得野厲嗚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交言陣陣於是舞者還末亡頹不逞之徒妄呈其事札市井之聽惑舞狂之見朱門繡綉之士白首囊囊之老草莽詩奇之天建牙熊虎之客紅顏奇鬼之殘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袂金錢玉帛用委雲輸百歲羅列威儀備遠營營窮之心滋奸惡之行長爭鬪之風決奮注之漸潰三尺之防嚴四民之業墜乎是社之流生稱也昔郭代公戮木馬氏之妖亡西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楚之聞言所辨人獵殺孔子亦獵殺與不於是或一追也吾僑小人不可知也已

孫毓紹與府志五十八卷按續後序宛陵董公求治遠慶慶統崇乃次第及修志遂以屬張子盡元付及不敏續錄遠未之政任乃府公復命縣尹丁君申諭之僕以記隨於子蓋然後致誌焉書多討論論說拾出於未得要領已乃取人邑初舊志割裂之分類拾出再反覆觀焉始稱精見端緒久之未敢舉筆初欲欲任其草創而以淵孤保之子蓋既玩而不可克勝公慮設書無日乃又屬人物於子蓋而俾子專地理焉今天下郡邑志中人物類多從百年之論聞有斷自五十年者予欲從其例子蓋曰昔孔子作春秋丘明爲傳卽已續增叙子長次史記天漢間乃復詳考今吾日觀事最莫乃繼不記述卽後世何復矣吾自信公道而缺缺不奪况夫恐誇子其壯于善志敢贊成焉嗚呼司馬子長作史記乃稟傳行天下觀山川問父老其籍中以目證耳者其幾乃後世猶有板櫓之漢水經文至奇鄙道元注最難博且工王司寇元美至稱爲大地史然然連會稽諸水亦未盡核嘉善志云道元未身履浙江以東故誼如此今郡中不踰數百里續生於斯而未及編厥惟以往稱遠難矣此所以願望未敢遂者也異日得聞尚期梓舟隨履盡探諸名跡詢問遺老補所闕謹誌誤瑣

何善遠自序何一百五十四卷按善遠自序何一百五十四卷故有通志弘治初黃公仲昭所撰去今一百三十餘年未有續者萬曆庚戌歲巡按御史山陰陸公祖繼久候代不得典都御史句章丁公澗調都御史武進前方良公一屬慨然

孫毓紹與府志五十八卷按續後序宛陵董公求治遠慶慶統崇乃次第及修志遂以屬張子盡元付及不敏續錄遠未之政任乃府公復命縣尹丁君申諭之僕以記隨於子蓋然後致誌焉書多討論論說拾出於未得要領已乃取人邑初舊志割裂之分類拾出再反覆觀焉始稱精見端緒久之未敢舉筆初欲欲任其草創而以淵孤保之子蓋既玩而不可克勝公慮設書無日乃又屬人物於子蓋而俾子專地理焉今天下郡邑志中人物類多從百年之論聞有斷自五十年者予欲從其例子蓋曰昔孔子作春秋丘明爲傳卽已續增叙子長次史記天漢間乃復詳考今吾日觀事最莫乃繼不記述卽後世何復矣吾自信公道而缺缺不奪况夫恐誇子其壯于善志敢贊成焉嗚呼司馬子長作史記乃稟傳行天下觀山川問父老其籍中以目證耳者其幾乃後世猶有板櫓之漢水經文至奇鄙道元注最難博且工王司寇元美至稱爲大地史然然連會稽諸水亦未盡核嘉善志云道元未身履浙江以東故誼如此今郡中不踰數百里續生於斯而未及編厥惟以往稱遠難矣此所以願望未敢遂者也異日得聞尚期梓舟隨履盡探諸名跡詢問遺老補所闕謹誌誤瑣

欲續成之。下諸縣志凡修其本部縣之志上補新
 事上而延諸公精神馳之則聞縣向書林公煙主其
 事予喬遠與前都給事中林公材大大理寺丞御史
 部郎童公學舉及諸公詞之陸公容得代去不果為
 提舉副使給事中公疑則以都縣所修書蓋送予所
 曰予其成之予起丁之冬及丙辰之春首尾五
 年論次成書而撰報則謂予徒黃過言上有機有力
 焉客曰華陽國志編者傳傳乎何予曰何敢望
 書也何景明之雅大記譽鳴吾聲亂哉予志大又焉
 游弘治之舊也仁宗皇帝以開三楊慶夏諸公猶未
 之知也故治弘治之舊也予志方城為首部縣故治
 華也天都里亂故政精也天都山川既勝井架水刊之
 屬其間古跡舊事名人之所寓奇方外之所遊處與
 夫登臨記乘之文其可傳者悉天下其下使人一覽
 瞭然無勞互道是份歸還元水獲而為之也予志建
 置馬川城巴理廟官署學宮之所以與創與天有文
 字碑述可垂遠者也予志風俗尚儉歲時風土記而
 寫之也予志政績為按之大明會典而舉其綱其詳
 則籍之諸郡縣也予志捍國焉武備也予志前帝焉
 宋雖武徵出居於闕等正統也予志君長焉難其際
 有一偶自非德仁德茂不足事世其子孫敢亡則難
 與舉不則中原有主也予志文遊焉孫師帥也有德
 於官者則歲其行事不也予志之簡史乘之今獻得其
 平生則其當官當不苟然也有不取其官者久遠則
 父祖之官於斯也何其後名也予志武軍焉公侯
 于城乎予志英舊焉曰籍紳曰弁職曰關析曰帛布

曰關巷曰儉富曰裔派不遺善也其於籍紳有一番
 未嘗不詳之也仕為大僚有名於世有德於身者未
 嘗不詳書之也作為有修國史者焉吾不詳其德設
 行善他日何以為林段之實也予於前代籍紳未嘗
 不探史書求請乘而詳之也不如其人不論其世可
 乎寥寥數言詳復悉其道德行誼之實氣節謀猷不
 探史書文學之美也予志方伎焉藝之稱者未始不
 聖也予志方外焉五燈會元以及道家之書未嘗不
 括也予志宮寺焉官寺多連于西北而關亦有人至
 有功可扶國家者焉得時之也予志閩閩焉女子之
 貞也猶丈夫之死難夫幽人之抱獨也有德之母
 不見於世乎何劉劉列女傳九其門也予是以先賢
 女也而後繼以列女予志屬夷焉非其向附於我我
 倫為邊解則其外患於我而當深防之也予志靈祀
 焉謂其善義矣抑患有功德於民亦必其閩人也予志
 解異焉傲春秋也亦治夫物志也予志往君焉是封
 不長蛇毒我鄉土其衷也亦有賢能將吏困而薄游
 之其略之方亦著於此也予志南產焉不志南產
 不名閩書也予志畜德焉賢人君子業見正志之中
 亦有其遺言往行可師法者或其非賢人君子也而
 能取一世惡名以為難是未必無機智也其文章政
 事可稱述者也或其難事之異於兒聞與其人之未
 識於正者其志苦予志私私焉予家有籍紳者不敢
 以列於籍紳予家閩巷者不敢以列於閩巷予家之
 閩閩者不敢以列於閩閩也
 聖士獻者四成於志二十五卷

所惡也。世下之於必類之蓋求修己之要治民之本
 志者無取焉。然於籍紳士往游公考致治之因華聖
 人才之得夫。天氏情。理。往。分。合。考。致。治。之。因。華。聖。
 志。志。可。無。盡。况。舊。學。者。即。事。亦。已。未。必。無。助。也。成。都。
 古。有。華。聖。志。久。失。夫。傳。未。聖。家。開。趙。趙。公。再。聖。
 成都始期修古今事為集院記調制軍王提閣公
 再集聖書以米華為續記至淳熙間道石胡長文
 二公相繼歸蜀又集南漢以後事為丙丁二記丙丁
 無書也凡事日創於集記後三記皆祖述之四記者
 今首行於世二千年之勳中更變故事不遺者四
 記之方也自後迄於宋季至元代二百餘年無有集
 修之者我朝自德初故少宗伯五羊陳公誥歸來為
 四川慮復乃修成都府志於古事採四記所言而約
 之於今事休官修國志而無之其於淳熙以後至正
 以前之事則未暇補入亦無序凡例可稽蓋未成
 之書也陳公文行高雅善於書述豈以當時召人之
 遠而止歟通又五十年矣成化丙申卷城李公公
 勉及副脩處澤應相與慨嘆茲事若緩而急不可終
 壁乃延禮致仕祝壽舉君士疏貴士徐君山甫重加
 舉業詔於餘力亦為考校閱覽以觀見序二至是
 是相凡一二十五卷其條例頗異集記不尚不敢以
 成己為差名曰四川成都志借李公集記內雖無從
 而就正也遺列之得其所而辭辭
 孫世芳宜序諸侯二十四卷
 按世芳宜序諸侯之國地方百里威得舊漢史官
 用可紀述凡其政教歷年十達天子旁通方岳象君